

集部

具茨文集卷四

明 王立道 撰

序

送某御史提學校序

嘉靖丙申御史某君以天子之命督學於某過予而告之行予因止而觴之既而慨然謂曰夫古之所以為治者四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今亡矣獨學校僅存焉耳

古之所以為學校者三曰養老用師興賢能今亡矣獨興其賢能而已故賢能之盛衰者學校興廢之所繫也然賢能之盛衰者存乎教教之隆汙存乎人國家稽古建學師儒有專設之官守令有提調之職而又特簡御史以提督之責諸人也然位下者弗尊事兼者罔功則御史之責於是為重以其秩崇而職專耳夫以其崇秩與其專職宜遂有以風一方甄異材彰化而底績以無負於聖天子所以育才命官之意而御史乃或有不然

者自予為諸生時歷數御史方其未至也諸生率羣聚稱曰是某也某藩之名士也朝之賢御史也誠屈服之矣至則其賢而可稱者二三耳而其揚揚出入美食安坐徒以呼唱震眩市里者比比也言教而威惕馭諸生若東瀛然使豪傑拒學志士喪氣即有異能不能自表見而若人者又何以能得異能也則學校雖名存不其廢乎今子之簡而為御史也名士也其又簡而督學也賢御史也諸生他日稱賢而可師者子真其人矣然予

竊有說焉夫以御史督學校其責誠重然其業則文章也其相與從事則諸儒生也無簿書之勞無錢穀甲兵獄市之擾故其治順矣責重者化易究治順者勢易行而職是者猶或難之夫亦未加之意而已大抵正躬以立其範故士無辟東審好以定其趨故士無詭習精鑒以程其才故士無惰修隆禮以養其氣故士無卑節如此而復崇之以寛大待之以優游則所以成一方之賢能以為他日之用者其功不亦偉乎某曰然是忠告也

可書遂書以為贈

擬九卿會餞少司馬劉公摠制三邉序

少司馬劉公傑魁文武才也以天子之命出摠邉事諸公卿於其行觴焉客有言於劉公曰中國與外國異治也内與外異任也民與兵異御也以民御兵則無威以内任外則罔功以中國治外國則亂也夫政以一之刑以防之禮以約束之撫其良而戮其弗若此治中國法也欲以施諸外國得乎是故其治異也上古之將君推

轂而遣之分閫而授之其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惟是故能行便宜而責成功焉今且兢兢焉畏文吏之繩其後見可而不為之所謀擇利而弗乘其機茍以無事而可其功幾何此以内任外之弊也民柔而易馴令而不犯故可煦嫗字之若赤子然兵驕則不戢威行如流故曰威克厥愛允濟此御兵術也愚聞而疑之曰客之說其見於古而未見於今者乎意者其守而未廣乎夫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以為天地所覆載不以其地遠而别異

之一道同風雖鳥獸罔不咸若況於外國乎是故限以山川嚴其疆域即政也来而禦之即刑也慕義而朝則撫納而賓接之即禮也奚在其非中國治也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扞父兄何則情有以相感也語曰視卒如愛子可與同生死故威有所必行恵有所必用體其情而恤其私寛繩尺而略小過故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此班生之所以語任尚者即將體也況夫遯者狂卒倡禍變至再起雖甫就寧輯而

上下之情未孚漏魚逸獸猶累足側目於行伍之間此非崇以寛和撫以恵愛而徒威以鎮之即愚見其不能安也故御兵猶御民治外國猶中國愚以為非異也雖然客所謂内外異任之説則得之矣此李牧之所以成功於雁門而魏尚之所以不能久於雲中者也雖然明天子在上公其可無慮矣劉公聞而是之遂書以為贈

送王廷亨知道州序

余嘗竊疑今之世吏治鮮成績而循良之化環數千里

未或一二覯者豈誠長民者皆非其人意亦賢哲之典刑日遠無所感慕以興起而則效之云耳況夫喜怒操縱之任情玩好財賄之動欲不然則束縛於期會簿書之繁折困於迎將奔走之勞又皆足以亂其慮而息其氣乎是無怪乎治理之弗振也夫頽波流俗因循苟且之餘雖賢者或難於自反風聲之所激名教之所裁則雖中人亦知自力於善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游曲阜之里者覯其揖讓與其金石絲竹之和則必不敢

為讒慝詭瑣之行吏武城宰單父則必惕然懷言偃子賤之餘澤而陰沮其不肖之心殘賊之政若是者固皆有以啓其景仰而興起其朝夕之思也何則古之聖賢其休光懿美勒諸箴銘傳之圖史猶足以垂憲立則為修德宣化之助而况乎入其鄉撫其民以日覩其遺躅而想其風烈者乎設草而招之射雖巧拙異藝强弱異力要之未有背的而注矢者其凖立也余同年王君廷亨為太學録既滿考冡宰上其㝡乃擢守道州夫道州

濂溪周子之故里也而又唐陽公之所嘗治也入其鄉仿佛曲阜之瞻焉撫其民宛乎武城單父之遺焉其所望以為高山景行以興起而則效之者將不在是乎其於為政也有的矣他日聞有治民如家拙於催科而勤於撫字者必道之治也推所學以淑斯世厚於得民而惸嫠咸被其惠者亦必道之治也王君文雅而明達才足以充其志有堅慎之操其教蕪湖教太學皆籍籍有聲其往而紹二賢之休不遠矣且陽公之為刺史也自

太學往而君亦以太學往其迹又有甚類者惜余服官史局不能相從以徜徉濂溪之上而咏歌其風月也於其别是故不能已於言

擬諸公卿郊餞少司空林公遼東勘事序

迺嘉靖乙未遼陽廣寧士卒相繼困辱撫臣亂我天子邊事事聞天子曰是必不皆亂亂且有原朕亦何憚用師顧弗忍以數悍卒故横傷我無辜民古於夷蠻戎狄猶不妄斧鉞況兹守邊士何非朕赤子弗一訊而曹誅

之亦弗忍也惟爾左右臣其姑為朕往省諸於時大臣
疏四三人以請天子曰命杲則我少司空小泉林公也
公行諸公卿咸出祖張上東門外酒未半有執爵而言
者曰古者兵無官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乃悉以屬士師
其在唐虞則臯陶其人也命詞曰惟明克允天子欲復
唐虞之化以臯陶之事屬公公其祗哉或曰是固未盡
司空在漢唐為三公官唐憲宗討淮蔡惟時裴度以司
空往視師蔡平乃入鎮撫其人蠲德滌罪除蔡之苛法

與俱新蔡人息之故昌黎作碑多其功公司空也天子
其以晉公之任授公使公廣延周咨相擇便宜綏兹遼
土罔不底定用𩜹晉公休戓又執爵而言曰今天子考
禮定制一弘前模五材彚集百工飭作公之攸司實於
是乎在乃釋此而以境外之事屬公此天子知公擇能
而使也公其朂哉或曰是亦未盡若知司空之職乎其
大在居四民時地利其細在董繩墨規矩使中則禁奇
衺使無非彝懲游惰均稍食使安分守辨其良賤與能

不能使無枉才若是則天子之所以命公者可知也其欲公以是而施諸遠人乎是行也布令宣化使耕廛出入咸復其所則四民其居乎修其疆理燮其陰陽以宜其土俗則地利其時乎申國家之憲令犯上者誅首禍者族有常無赦其諸規矩繩墨以正之者乎昔之叫囂而跳梁者咸屏息受約束莫復敢有佚志焉其諸禁其奇袤者乎獄必以情誅必當罪刑其故而宥其小過殲其渠首而不及於非辜若黑白一二截然無差其諸辨

其良賤與能不能者乎修屯田之利驅其卒使隸農冬夏衣廪予無失時其諸懲游惰而均稍食者乎若是則天子之所以命公者可知也公遂起而應曰然某其敢不敬共天子之命若臯陶裴度之事竊非某所及也請書之遂書以為公贈

賀邑侯萬楓潭奬勸序

夫史所以勸善而懼淫也古者列國各有史官若丘明倚相之儔卓哉邈矣漢以來乃獨稱司馬氏是時郡國

上計先上太史用能網羅放失參以石室金匱之藏以
明天人之統覽得失之故闚興廢之端綜禮樂之用勒
成一書垂法來世蓋非特子長之良於史抑亦有所考
信博而能徵者也我國家倣古置官其於分職詳矣每
歲臺臣疏其屬而廷遣之以代時巡比竣事乃以其所
受命復而一方之治緩急進退藩臬郡縣之吏賢愚才
不才皆料簡其實而以聞於天子然則今之太史曰執
筆天子左右其於四方之事可無須郡國計上而知而

內臺之屬其職與太史常相通爲一故譽成則番君以永其芳訾行則屠伯以流其惡榮辱止乎其身善浮垂於千禩斯國家所以馭世之大權而正百官之軌也余竊惟子長之史漢興已七八十年而循吏一傳獨斬斬焉豈亦未得其人歟將郡國所上有遺德歟夫以一計吏之微其好惡取舍良亦無當而遂欲書而傳之此遷之所慎而不敢也不然則計簿具文安得獨弊於孝宣之世乎今內臺天子所任耳目之臣職親而權重故其

情必有所不忍負出有諭告之詞入有糾察之令故其志必有所畏以有畏之志挾不忍負之情則其道常直而於言信此其所論賢愚才不才正太史氏之所宜考信而書之以為天下勸懼者也楓潭萬侯以歲庚子來令吾錫潔廉惠和有古循吏之風踰年民安其政士服其教侍御歷城趙君是用表章其賢以勵屬邑而余適蒙恩歸省又深知侯蓋喜侍御之得人而能為史氏助也夫以采摭於郡國之吏既不若內臺之可信而內臺

之可信則又不若親得之於所見聞此余之於侯所以不容無言已他日復歸執筆書一代循吏非侯其誰與惜乎余無子長之文而病其弗傳也趙君嘗儲英中秘有館閣之雅其必更以是諗之諸同志者

擬六卿送衍聖公慶賀禮成東歸序

予自童丱誦法夫子竊幸吾夫子之道之行雖不能及其身而卒以淑萬世既得備覩載籍又益幸吾夫子之道不獨以淑諸人而因以澤諸其子孫蓋古今稱世家

者率推先孔氏而孔氏亦世有聞人以無隳吾夫子教者子思而下可數也其在戰國時則有若齊相白時則有若魏相子順時則有若秦博士鮒之非吾夫子裔耶其在漢時則有若大將軍延年也太常臧也大夫安國也僖也褒也融也之又吾夫子裔也其在唐時則有若昌寓也振也巢父也戣也戡也温也温裕温業也之又吾夫子裔也吾所知知猶未如孔氏加詳然亦皇皇乎盛矣諸凡德業聞望與其履歷之終始今具在史氏曰某為

孔子如干代孫者無虚策焉噫蔑以加矣予又觀歴代所以象賢之典至宋愈盛而孔氏子孫之望於宋者不加多或不及焉者抑又何哉此殆氣數適然也然猶有若道輔者若傳者若端者兹亦未為乏人矣我國家稽古右文高皇帝闕里一祀為萬代首政儒道之振於今烈焉繼復建爾上公永世無極至於列聖之所尊崇皆視宋殊絶然而孔氏輙又不得如道輔者二三人以其直道正節出為朝廷光又何也予觀今世之人雖甚强

戾無道然入吾夫子廟而覩其遺像未有不肅然敬者
士有道鄒魯之風雖愚無知聞之輒欣然向往何哉道
固然也今天下不問海内外竊吾夫子之緒教以顯其
身以為朝廷用者何可指數而孔氏子孫顧獨泯泯豈
皆服吾夫子之道以自淑已乎保身全名以養高而無
當世意乎見今世仕者僅以希世干禄謀身及家而恥
與俱乎抑時未可乎遺世獨善其殆非吾夫子意也不
然其亦可以出而仕也况今天子更化善治方大有為

雖庸才下位皆知自奮策而孔氏子孫顧獨不一見其又吾夫子意哉今公之自京師而歸也其既有覩矣歸且為諸孔氏子若弟言之矣其當有奮而為朝廷用者視漢唐茲僅僅矣予固將慶孔氏之有人而又以賀國家之盛治也於是乎書以為贈

送李大夫擢貳松江序

余暇過全子汝禮而語政全子曰今之郡縣猶古也而州非古也其必兼置之何也余曰是難之也蓋其地阻

要而民雜或夸奇負氣以縣則權輕而下玩之以郡則賦弗給也故中而為州者難之也其長吏必秩五品爵大夫有郡之權而奉上之費不大侈於縣庶幾俗定而財易供全子曰令之序最而陟良者率自州長吏而使貳郡則位益崇然而失專達之職矣夫專達者制宜而掣肘者妨政位崇抑亦有崇任焉是優之乎曰優之郡猶州也諸錢穀訟獄爼豆軍旅與文移賓使之往来必其長吏身之貳之所事事成事爾或疑而以諮咨而分

之理者無幾也而毀譽成敗又弗貳責焉是其勞逸難易相什伯矣夫佐闒者不責諸而勝其掎角易也佐庖者不易牙而調其割烹易也而謂不優之可乎是故任不期於小大期於得職政不期彼已期於宜民全子曰然則吾鄞有李大夫者仕而守易易劇州也其難與通擢而貳松江矣松江大郡也其優之與曰然古今人言勢理相遼絶者必曰燕越何則其道遠其風氣殊其嗜欲亦殊若參商然雖今之易非古之易不猶有荆卿之

流風乎其慷忼悲歌不猶有丹之遺教乎抑畿之內州也畿之內州其錢穀訟獄俎豆軍旅與文移賓使之往來飈至雨集毀譽成敗朝舉而夕上徹其不與他州等明矣而李大夫又鄞士也越人而燕庸之不甚哉其難歟全子曰夫松獨非畿之內郡乎哉余曰不然南北之殊久矣生同聲長同情可以達言語通飲食者惟吳越則然故以越治吳辟之以水治水也雖畿之內郡固習之也而又貳焉微李大夫之才且賢吾猶宜之迺今以李

大夫往不猶以責諸佐闕以易牙佐庖者乎甚哉其優之矣全子又曰夫李大夫老成而敏特是其在易也多殊政焉蔽寃獄堤決河崇儒術葢三載而雄而明之者相望也是可謂能易其難者矣而以貳於松雖李大夫有弗自信其優者歟其行有弗樂者歟迺其僚陸君方為請贈言於予予病未有以應也書此遺之可乎曰可

王河小稿序

王河小稿者予同年吴水部子誠所為詩若文也吴

居玉河之壖與予寮通故稿名焉我皇上統御肇修典禮罔不惟古之稽鴻規懿矩丕振百代惟兹臣工亦罔不殫慮罄力奔走承事蓋大者郊廟其次宫館池籞㒷然並新于時冬官之屬視百司為難而選任亦重必擇强幹明敏有心計者迺能其官而子誠又久試政遂擢主水部既拜命諸吏魚貫立庭下持紙求署貨有局材有場賈輸商販輦積以須惟時良若雜入並緣為姦或依倚權貴請屬無厭根盤絲棼不可以耳目理不可以

軌法栽又百工旁午月會日給斂有度而散無恒攻木者傒斵設色者需繢一不繼則主者以為玩慢不舉職間有所糾譎以警動其餘吴子用是益恪勤於官出入恒無寧暇時然性獨喜為文辭惓惓不懈夫文主於志輔於氣志定而氣完則其思不涸其詞雍容蔚然而有章粹然而不叛於道今且求之龐雜倥偬之中其成鮮矣余竊觀世之學者其始賾探竒搜皇皇然日若不足騖精游神擷華擿英期以文章名家追古作者一出身

仕輙盡捐其所業不啻弁髦何哉彼其志氣思慮誠有所拂亂而沮奪之也又仕者率尚吏事厭文學或操觚簿書之間以詞藝自見則衆皆指目之矣今子誠既已陟仕籍官劇曹不為所拂亂沮奪以捐其故業而其蔚然粹然而可觀者皆得之厖雜倥偬之中夫人所優游以求之而不能至焉者也於乎是可不謂好學而文篤志而有立者哉時子誠門人某將梓其文以行聞余言請書以序

玉堂釐藻序

玉堂釐藻者沈君德夫合同館諸君子所贈行之詩而名之夫詩之作也所以咏歌嗟歎以抒其中之不平者也非是則無所為詩今國家清夷衮職靡闕而德夫以諫臣久次進丞大理於南寺以秩則卿貳於司諫為崇以務則請讞於封駁為簡此天子所以旌言責之臣而優其叙者也而吾同館諸君子迺猶有不平於中而不能已於言者何哉惟皇上御極十有四年乙未既廷策

多士而賜之第矣復親試於文華殿拔其什一發中秘之藏羣四方之彥以資其多聞而淬勵其德業其游未嘗晨夕間蓋驩然甚相得也又明年乃各授以職前後職諫垣者凡七人德夫與焉然不三數年五人者已相繼補外其猶得以正言直氣與余諸史氏日執簡天子左右者惟德夫與任君登之二人而已則諸君子於德夫之往也雖其秩崇其務簡知天子將由是而遂大庸之而於聚散盛衰之幾能不重有感於中而慨然為之

不平矣乎是故其辭和而不肥怨而無誹有悠長之思焉其所發者真也抑金陵我皇祖之所經營環長江以為帶鍾山石城嵂屼而盤踞俯秦淮之清流覽其土風六朝之墟於是乎在前瞻牛首矯若天闕徘徊東山憮然安石之想憩鳳臺臨鷺洲而悵太白之雄才不復作也則所謂江山之美觀游之樂又孰有如金陵者乎余江左人也往嘗數數為諸君子道之未有不躍然願往者而德夫顧又獨先焉丞之職於諸卿佐既若無所事事

而地之所遇又足以寄其耳目而適其餘閒此尤諸君子之所深羨也語有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諸君子寤寐金陵之勝而不可得至故因其不平之懷而并發之其於江山之美觀游之樂無不三致意焉蓋詩之志也乃德夫固曰啟諸君子之志者余也授之卷使序其端

送同邑張掾序

文中子曰吏而登仕非古也愚竊以為不然古之官人惟才是索不問其類雖以春秋戰國之敝而此意猶存

故管夷吾取盜二人趙文子所舉於晉國之士七十有餘家皆莞庫也吏而登仕不猶愈乎後世有廉孝明茂之科至於品以中正制以策舉崇以生徒進士葢其用重則其取嚴故非其類者往往見擯於流品所從來舊矣而非其類者亦輙謂清資要秩沒身不復可致多不自貴重顧藉故士益尊而取之而用之其法益峻其指益嚴其雜流不得與士齒者獨吏乎哉然則吏而登仕猶古也其擯而不叙者非古也國家法古為治官人以

才非類者多得效用故吏之仕其途稍廓焉予觀今天下之大若藩臬若州府縣其在州府若縣者又有若學校倉儆傳獄之儆皆有吏其滿考無過者皆得至於京師其在京師若館閣以至於部府寺監凡設官之所又皆有吏其又滿而無過者則遂得官帶歸鄉里計日而得官焉蓋其人非必雄俊明博茍僅如中人者他日皆一官也然予觀今之吏其自藩臬府州若縣學校倉獄傳而得至於京師者常什一其自京師若館閣部府寺

監諸設官之所而得冠帶以歸其鄉里者常什九何也譬如為山其功已半則必不肯舍其積年之勞而茍於一旦至於冠帶以歸其鄉里而猶不得官者宜又寡矣此則猶一簣未成而棄之也而或者猶為之夫以積年勞之一簣未成而棄之其愚智可知也已故書之以為吏勗使無以非類自嫌以一簣棄成功也

老子煉丹圖序壽陳翁志槐六十

老氏之說與吾儒異指而為長生久視之學者多祖之

然古之所以長生久視者修其身而已後世乃有吹呴呼吸之法以吐故而納新又其後也則為黃冶變化陋矣黃冶變化云者今之所謂丹也吾鄉陳翁志梘年六十適自江南來視其子户部君於京師户部君謀所以為壽因得所謂老子煉丹圖者夫老子信古之得道仁人長生而久視者然余觀聃所論道德五千言以及莊列諸子之所稱述皆修身之說耳今此圖一翁頳顏而孺子色凝然盤屈坐目光内注息深深若有所俟而其

旁藥物水火烹治之狀種種具者謂所煉丹也則無乃
有不類者與取世俗之術之陋者而附麗古之真人此
方外之士神其説以眩天下不足論也然圖者之意抑
有可得而推者老子之所謂丹豈夫黃冶變化之謂哉
一以持之精炁神以和之是其物不假於藥石也嗇以
治人事天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以為寶是其用不資於
水火也虛靜以觀復雌黑辱以為守無為以為為是其
功非有烹治之節度也由是極於道德妙於玄反其嬰

兒而老子之丹於是乎在矣斯所以能長生而久視者也然道德之屬不可得而圖也圖其所謂藥物水火烹鍊者而象之則頌禱之義其有章乎蓋余嘗見世所圖彭祖觀井者既寘木井上縱横若積而復絙其身於旁之大樹此豈誠然哉明祖之愛重其身若此耳聃與彭皆養生家所宗今其圖亦大類求聃以丹求祖以井二者皆失也觀者要得之象外而已余又觀陳翁貌古而氣和愿而能仁其意謙然不競於世其容寂然不擾於

欲年既六十而視聽步履日以聰明便利葢已庶幾能修其身者而余又申之以圖之意焉翁將犁然有當於心則益求老子之丹而服之則於長生久視乎何有此亦户部君之意也余與户部君同年而戚故為推而序之且以質之諸歌詠者

萱節圖序

俞君汝成既第進士將遂以是歲夏六月乞差便省其友為繪萱竹為圖系之詩歌使歸以壽而以稔於予予

曰善頌者必取類取類者必依其似頌而不獲於義君子以為諂且誣也昔者屈平之作離騷所稱多荃蕙蘅蘭辛夷杜若南國之詩取蘋蘩焉夫有明信之志必象其潔而山谷澗溪芳烈之物於幽人之貞固宜之今斯圖也而以壽遠於取類矣曰不然汝成兄弟蓋幼而孤母楊屏處一室中伶仃寒苦無族姻之托又仰有舅姑曰藉以共養提五七歲童子而與共門内外之事生人之憂莫慘於此矣然母以貞信之操持之廿餘年而無

貳慮生有養死有葬賓婚百需十指具給字二子而教之曰必毋隳乃父之訓雖丈夫之節不烈於此矣今汝成擭第而歸也驅車而入里閭聲光熾熾動人耳目冠帶珮爲上堂奉卮酒爲壽母子相歡視廿餘年所經已恍若隔世事其伶仃惸獨之憂有不遂釋然者乎鄉人之相與語曰此某之孤也而母之節益大章明於時夫世之言忘憂者必於萱言節者必於竹則斯圖之所取類也舍二物其奚以哉抑竹直而不倨外澤而中虛形

中規聲中律呂蓋風人嘗以比德於君子焉毋素善教夫既以節自成其身其又將益克其類成汝成以君子之德而終其令名不然猶毋之憂也而安能忘諸予既與聞斯圖之義會汝成以序請遂次第其語而書之

趙東浦暨吳安人雙壽序

上海趙翁於嘉靖戊戌為七十之年厥配安人吳如之而加二焉先是子成將歸為壽於誕辰以語其同年王子王子曰嘻夫禮行於朝而民若德禮行於鄉而民肅

敬禮行於家而民作孝黄唐養老之政邈乎罔質之矣記禮者率於虞夏商周詳焉而首曰有虞氏有虞氏則四代其昉也先王所以一庶政殖兆民風四國淑百世者皆於是乎基之是故其化遠其澤思於無窮則養老之禮隆之矣禮失而治衰故天下有遺年者於以期民之孝敬而若德不亦難乎四代上庠更老之政後世既無以稽之猶幸或存者惟鄉飲禮耳然今之鄉飲非古也其輿合而齒尚蓋仿彿先王之意云故賢者修之以

式治衆庶則之而成教仁孝興行始乎鄉達諸天下縣
此其訓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不其
然哉不其然哉然今郡邑不皆良大夫則鄉之舉也往
往賔夫愿人耄老而几豆之或儒衣冠而闠市行者顧
軒軒然西北位斯德而齒者有不欲揖讓其間而其究
亦為虚文耳矣夫老也養不於朝齒也飲不於鄉則孝
子之欲親其親老其老者始各謀其時以為親壽而比
黨之人因合會羞飲焉以重其年蓋朝失而索諸鄉鄉

失而成之家其流然也矧今天子躬化導民明詔每下輒求天下之老肉帛之而有司又時舉飲於鄉以祇德意布常憲所謂朝與鄉之失殆稽古四代之政而漸復之矣又奚家焉之足云壽矧今有位於朝者率以滿考或未滿考而天子下推恩之令例皆得封錫於其父母子成既有位矣而親之年適又相值也其尚冀朝夕獲封以為親榮昭天子之寵命而昌為以私是圖抑亦使里有慕邑有漸焉家是以各親其親人是以無犯齒其

無乃非飲食之謂嘻是教之寓也夫能不忘君寵忠也舉以榮親孝也有親親之教焉仁也一事而三物成謂此類也夫旣趙子以請乃書而歸之

勑封孺人茹母楊氏七十壽序

余觀天地之氣屈伸消息猶循環之無端故其散於萬物也厚薄盛衰遲速強弱亦雜出而不齊夫豈獨氣之不齊將造物者亦有所靳而不輕畀之以其全與抑亦使人有不可測者與故或厚焉而薄或衰焉而盛其遲

速強弱也亦然有得失之機有終始之變語曰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此得失之機也易有泰有否有剥有復此終始之變也夫寒暑晝夜自天地猶不能以常而況於人乎是故智士觀物而知微賢者持盈以慮遠不強其所不可齊亦不妄意於其所不可測而修已立德以俟其自致則造物者之於我將亦有輔其所不能增益其所不足以厚吾終以大吾之所得者矣噫此果造物者之有意與抑其理然也吾鄉茹君節菴嘗以英才偉志

有聲庠序間比登甲科為名進士筮仕為良吏而棲遲於州縣之職藩臬之佐者若干年不克竟其所施設窺其意常若有齟齬詆挫之疑嫉俗之憤而人亦數數為君弗平然至於今而君之家聲日益光大有孺人之壽考焉有三子之負荷焉有諸孫之繩繩焉則夫所以棲遲齟齬於君之身固造物者將有以厚其終大其所得而故靳其全示人以不可測者也夫以君之才力使少自矜飾或有所附離如今之人則其仕未必不即達其

歸而休也未必若是遽然挾其能以與造物者爭衡則所謂天定勝人之説將必有在其身之不能恤又安能以其餘遺其身後而啟無窮之休耶信乎氣之所鍾必鬱而盛物之所鬱必有待而完以吾觀於茹氏蓋鬱而有待者也其澤未艾也歲辛丑三子者民澤民望民瞻以孺人壽七十徵余文以祝余聞孺人官族子事節菴君夙有婦道又慈惠善訓諸子孫皆雍雍觀法其致壽考蓋又非偶然者故為書是説以歸之使知節菴君之

善遺而獳人之得於天者方未已也

擬重刊文章正宗序

夫自孔子没而斯文湮六經之道熄而微言絶數千百年之間所謂鉅人宗工以文章鳴者葢彬彬焉然而盛衰存乎運醇疵存乎道精粗存乎功則其高下取舍殆有不能逃於尚論者之權衡矣今夫三代皆文人六經皆文法而君子以為不然豈非至文不華德立而言該者哉是故其中粹以和其外燦以光不期於文而天下

後世莫復以文爭雄焉自今觀之或播告以暢旨或敷陳以析義或紀載以該往或咏歌以揄情旨暢則民可明也義析則變可盡也往該則故可覈也情揄則志可章也然豈有意而為之哉如日月之光華如星辰之經緯繁麗如雲霞朝夕之瓌奇絢赫倏忽萬狀莫非自然而然故聖人之文天之文也乃若後世之所謂文者吾惑焉非絺繪藻飾悅耳目以為佳則或剽盜陳言熟爛可厭非窮探冥搜為荒唐不經之語則鄙俚而無足觀

而不然者又或鉤章棘句竒澀聱牙險語神鬼髙嬈皇墳務以劌目鉥心駭眩愚俗而實則假艱深文其淺近夫是以言愈工而道愈離作之愈多而不可以為文之正也豈六經之外三代而下獨無文乎抑亦氣運致然人不得而與也雖然河海之深挹流者不一源而取潤日月之照遡光者隨小大而皆明聖人之道猶之河海日月也故學術之士詞藝之賢以其明資博識宏才雅思操觚搦管亦往往而有得焉雖醇疵異致精粗靡一

苟擬其精而采其醇要之不詭於六經云爾斯於河海為正源於日月為正明而聖人之所不棄也然代存制作家傳簡冊汗牛塞宇實浩以繁懼覽者或眛焉矣迨宋儒真德秀氏乃獨於茲而究心焉於是盡取古人之文自春秋以歷漢唐擬而采之於詩則又上及順則之謠解阜之歌以詩書所軼存乎古也序以世次體以類分而揔其凡例有四為辭之不可以已也故首之以辭命為議之可以見天下之心也故次議論為古記事之

别有史也故次叙事為詩所以言志也故以詩賦終焉夫則其辭命可以明民法其議論可以盡變效其叙事可以聚故模其詩賦可以章志四體具而天下之文無餘法矣而必皆依於古不繆於先王合於六經而庶幾哉為載道之作夫是以殊世並美異人同工麗而不靡近而指遠高不淪於虛奇不過其則約而盡豐而弗餘一展卷而諸子心之精言之華皆於是乎在閒又識其下方以明取舍之意而揔其集以文章正宗名焉於乎

是可以見西山之用心矣曰宗者以見其猶日月之明河海之源曰正者以見其非旁流末光而天下後世之欲為文未有不由之者匪是悲邪也不可以為宗也是以至於今而業文者宗焉其利博矣顧其版久漫缺訛舛則亦未便覽觀遂出而重梓之而書其說以序

擬金臺八景詩序

夫金臺古幽冀之域我太宗以神武紹業用定厥都是誠上游之地而天下之首其山川綿亘逶迤盤峙兀嶪

內拱外障風凝氣結入而守之足以朝萬方壯皇居出而用之足以震遠邇撫戎狄殆天設之以貽我國家使建不拔之基以恢千萬世之業者也夫負百二之險其地固乘建瓴之勢其形便地固形便斯王者之所以制天下而威不軌者也周詩有之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在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夫是以能固家室而保後生焉豈非其處勢使然哉予始至京師得覩所謂金臺八景詩者竊怪其不能揚國靈頌皇業而區區於雲

山雪月之觀游望之樂咏之歌之其無乃非商周詩人之意也乎噫是可知也夫務德者遺險守道者忘力故盛世多逸情危時無易語昔召康公作詩於成王之時其首章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此固不聞其有誇侈之情而張大之語而今莫不以成王為令主康公為賢臣者何哉惟其時而已我國家隆德顯治方將遠駕唐虞成周之治歌似有所不屑焉者然存此詩以備採擇亦以少續卷阿之歌云

擬重刊大學衍義序

六經羣聖人之作後之言學與治者必稽焉學殊方而協一治亦異則而同歸蓋雖有內外本末而實相為終始體用出入未有語治而不根於學語學而不及於治者也然不繇其序則渙而無紀不繇其要則雜而易荒孔氏大學一書所以為之序而揭其要也夫吾夫子之道即羣聖人之道而吾夫子之說亦即羣聖人之說自曾子傳什已不能外六經而更為之辭其曰克明峻德

曰作新民曰於緝熙敬止曰宜其家人曰於戲前王不忘皆六經說也亦足以見聖無異道道無異說大學乃六經之摠會而吾夫子蓋羣聖之大成顧夫子之經既宏大簡約曾氏之傳又加詳該焉自宋儒真德秀氏衍義作而後六經羣聖人之道大學孔曾氏之心學所以為治治治所以必本於學先后之序施為之要於是乎粲然益明且備矣舉而措之誠足以為君人軌範時以交疎於君乃不克卒究其施至今尚論宋治猶復為之扼

寧惟我聖祖繼天立極方兵戈倥偬日不暇給獨於是書心好而表章之適內殿落成即命侍臣書之廡壁便顧諟也其所以上繼列聖之統而啟我國家千萬年之治者要未為無助已皇上緝熙聖學日就月將方將以明德之藴大新斯民其於大學之道固躬行而心得之矣顧板刻雋汗漫不足以備乙覽遂命重梓焉以遺來世葢一舉而我皇上稽古之學法祖之心裕後之規純王之治皆於是乎在是用記之以揚厲於萬一若夫其

綱二其目十有二其目之詳十有四本書具存兹不重錄

擬送太宰汪公致政南還序

所謂大臣者以天下為公不以毀譽榮辱不以進退欣戚而其心常恐恐焉觀庶官之得行其職與否以測國家治亂之機而因以為己榮辱欣戚蓋庶官之職不同而要無外於官守言責二者於言責而得其言此尤國家大治之機而公天下者之所甚欲也何則維辟作福

維辟作威其爵之祿之廢之置之殺之生之予且奪之蓋莫非一人之權而天下之所奉行而弗敢逆者而諫官者乃欲奪其所予廢其所置屈萬乘之尊以從一介玆非有回天之難者哉古之昏世庸辟保回暱奸其所崇長信使雖以刀鋸之餘優伶之賤阿保乳媪之微其臣且不敢言或言之而反以為僇而況於左右之大臣素所信任者乎今太宰大臣也天子之所信任也雖有大故不可其廢去宜出自天子而今乃以四三諫臣言

輒至致政去是諫官之得其言而國家大治之機也吾意太宰有公天下之心且將以為大賀焉而不復以已之毀譽進退為介介也且君子能必已之無媿而不能必天下之無言故有蒙負俗之累而安受不雖之名而處之若不聞也者其心有以自信而知天下之必有能知我者也傳曰心茍無瑕何恤乎無家晉王昶有言使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使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已妄則無害於身昶非知道者猶若

是吾又益知太宰之能自信而無恤乎天下之有言與否也古之愛君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廢其身以善其君乎太宰其有見矣不然以一大臣之去宜不能無怏怏者而太宰不然其所惡有甚於去也太宰行予與祖焉因推其意以序

具茨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具茨文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遇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曹淦階

具茨文集卷五

明　王立道　撰

書

與友人論文書

吾子不以某不佞而望以文章相謳益謂非有意於某不可也故忘其淺鄙為足下誦其所聞夫自三代而下能文者非一士論文者非一家要之能者未必論論者

又未必能也夫文之所以為高下夫人而能言之然而作者往往戾焉故遊探冥搜者傷於虛雕琢絺繪者傷於麗詰屈聱牙者傷於奇而奇之失為甚焉夫文何自而始也效諸天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辰天之所以為文也其光有常明其運有常度其經緯次舍有常所故能廣覆照經四時成萬物而天下古今仰焉一或薄蝕之不得其明朓朒之不順其運盈縮隱見之不安其所甚者孛飛彗流出於耳目之所創見則人

莫不指而異之何者非天文之正也今且為廋詞恠語鉤章棘句險僻艱澀不可識測而欲以示諸天下傳諸後世則人有不指而異之者乎故奇譎之文則亦天之彗孛之類耳非盛世之所宜有也昔人有言文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六經尚矣古之文皆不能不為者也今之好奇之士則惟以能為為工耳夫是以作之日益多而傳之日益寡作而不傳周子所謂輪轅飾而人弗庸者也亦奚以文為哉大抵知德者無詭言

淺於道者多艱說古之君子內足而外章德至而言立莫不平易正達温純爾雅不雕繪而巧不探搜而遠無詰屈而奇不期於文而天下後世之能文者莫加焉矣後之人德則不至而求諸辭辟諸塗刻繪畫以為龍蛇鬼神不瓌詭其形變惑其勢則不足以駭觀者而眩愚俗然而識者過焉則固土木之而已其奇果何為哉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三代而上所謂文章之士即道德之徒也自夫岐而二之而後世始無文矣昔魏氏典

論號善論文大略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詞賦欲麗而曰文以氣為主是皆辨其末而未探其本内無所得而虚為之辭吾弗與也且文如兵其作之者猶將也將賢而謀豫則操縱出入隨應而不窮故左右什伍紀律嚴明則其法立威蓄而勢鋭如風發河決則其氣充可攻可守可進可退頃刻異用而機妙百出則其變備要之必主於正而後奇以濟之此將之良也苟廢正而一徇其奇則其軍鮮不僨焉而世必以為無能之

將矣故兵無常形以正勝者什九文無常體以奇善者什一盤誥之文則六經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猶未可為常而況其萬不類也哉吾子於今之時不謂無志於文而恐其溺於奇不繇其道則愚之所不能默默也然愚固亦論而未能者吾子其毋以為費於辭

與王槜菴書

惟執事以正色直言偉然為留都倚重弟竊與有榮焉然别来不一道訊者以寒暄私款無當於進修之要治

體之公不足以溷記室耳乃今則有不容於隱情惜已
以冒寒蟬之譏者弟常之人也常本劇郡錫亦劇邑數
十年號為難治迺得守如張得令如萬蓋私心嘗為一
方幸之然弟自入都以来所聞稍有不諧於衆口者豈
弟之闇於知人與抑人數面好惡毀譽固有不盡得其
平者歟浮議藉藉皆非事實常之去留都尤近計執事
亦嘗有聞故欲為一白之弟昨以省覲家居亦歲餘家
父在告則已踰七年矣其所以自處與郡縣諸公之所

以見待者執事當自知之飾譽言以酬所私比匪人以罔知已諒非愚父子之所能也往時應守子才僅以一二人私憤遂相詆排守土者至今以常爲畏塗論者且謂郡中更無能獨持公論者使弟輩蒙此譏指故聊復與執事圖之然子才今竟何如詆排之者今竟何如今萬令已與行取庶幾公道猶未昧至於張之賢否人言之是非更冀執事徐察而明辨焉使他日不復謂郡中無一公論則弟之私望也餘情不能縷縷

答王汝中書

追隨數日備承教誨別後惘然若有所失忽拜手札規以紫陽之旨中以著察之云甚慰甚慰僕素弱劣懵於求道竊自謂平生所誦習與夫師友之所傳聞皆支離汗漫徒務口耳故一意自為已慎獨求之庶幾簡逕易守雖稍覺得力然未敢保其終能不墮落者夫亦於著察之說有未之思者乎敬聞教矣敬聞教矣游杭之約俟妻父過此即當從行圖遂請益之私就醫則又第二

義也使去草附復雅愛惓惓容面并謝不具

傅虛岩書

昨春過錢塘既得縱覽湖山之勝且日從有道者游聯床之談飫聞清論自謂與吾凡真有舊緣喜幸喜幸臨行倀别凡適有他會遂惘然解維歸家後又領手教尤切感仰今春賤恙稍平促裝北上五月初始入京凡夫俗骨秖宜奔走風塵恐西湖孤山之靈方將移勒絶我也弟雖憒於聞道然亦不可謂沉溺者便中幸不惜指

教鎮佛老僧好否因久闕敬特託貴鄉高南宇處附此

中悃餘惟照亮

張靜思書

家居數年重荷雅愛行時又辱禮意稠沓感愧無任僕多病之軀習於踈懶一入塵途便覺非向來面目山中日對鶯花泉石不復甚以為佳邇來奔趍車馬間始知坐茂樹聽啼鳥觴咏從容古人所謂一日如兩日者真不虛也此豈僕單淺薄者能堪此福哉因執事知僕聊

一道之他人當見笑以為不情也

華鴻山書

敝居去文府纔一二舍而載歲之間僅得三數奉晤每展頌雅音良用耿耿疎懶習慣又常抱疾疢本不堪驅馳而朝例拘以三年遂勉復来此行裝紛紜不及造别門下罪歉無任時下伏審道履綏和尊翁老先生茂膺壽祉孝養日隆敬羨人便草草布候不備

華補菴書

僕行時匆冗適尊旆亦且西征遂不及盡晤言今猶快恨使至辱手教兼瓊章之賜感慰感慰僕五月初已入都而多病之體又久與靜便殊為人事所苦至於觚翰亦似相仇執事謂以忙中廢吟然猶多得好句而僕以病中廢吟真無復一字可道也聞道匡廬彭蠡之概輒飄然有出塵之想倘執事他日盡覽其勝當不惜為僕傾倒也

寄有懷翁第三書

到京後因病冗久失修候船頭華山還始有小啟附上想已達臺下矣岳使至詢知道履綏和大舅暨尊嫂已康吉喜慰無任辱翰教懇懇且以圖報豫養為誨非愛深骨肉何以有此不肖敬奉以周旋第恐病軀孱劣終負主恩耳比得老父書云四月初因張靜思年叔相攜一識姑蘇諸山荆溪二洞老伯嘗有此約倘秋涼無事一尋此盟亦山林一勝事也如何賤體近已稍平但痰嗽猶未除蓋為鬱火所攻耳

與沈原約第三書

昨過滄州偶值貴屬胡大尹匆匆附候起居十年契濶之懷殊未盡其一二擬入都後可嗣修問而久靜之體苦於馳驅疾疢綿延尋復數月矣蓋執事向知弟已告歸或不知有荆婦之變今喜弟之還都而不知故疾之猶在也蹇薄之命不足以縻禄食無足為道者執事以何時過錢塘弟故人武進吕君曽上謁否吕君名朋與老父同鄉舉且有會文之雅平生謙恭端慎清操絶人

而仕不達自寶慶推官爲遼東太僕丞約居苦寒之地者七年今陞僅得市舶提舉幸托屬下倘以事相見惟稍加禮遇不具

張湖村書

弟往歲在羇病愁困之中惟兄曲加存恤不啻骨肉感激無任家居三閲冬春日惟閉闗從事方藥於密友至親多闕問訊兼文旌益北愈乏鴻便方圖謝過門下而使至又辱手教懇懇重以腆儀彌增感愧弟自入都亦

嘗抱病盖蹇薄之人不足縻肉食也柰何使回附候并謝
餘惟順時自愛以需天寵是荷

答程松溪書

自毘陵西郭之别已載閲歲雖因卧病闕間未嘗不馳
情左右也去夏會羅念菴年伯具知道履綏和毅然以
興起斯文為任敬慰敬仰即擬訪醫白下兼得一奉杖
履目覩風教之盛於山川都會間竟亦坐懶不果素懷
良自悵悵今春恐逾明例遂爾扯裝入都數月病亦如

之舊業荒落殊無可謂請益之地因便先此附候八月

承嘉刻并謝

唐荆川書

入都四月中間不病者僅數日耳葢孱薄之人不任禄

食所遭固應如此且久在静中一涉塵途便非向来面

目如執事如素有年見腥肥淋褰遂生嘔噦此殆難與

不知己者道也久不通信執事必能亮之大抵寒暄常

語不足溷記室而身心所得又無可請教者凢槩間非

醫藥即道書每展卷亦不能盡數行也奈何奈何所幸
毀譽得失了不置意中悠然日用飲食而已知執事以
尊嫂之故心事亦不甚佳然豫養自遣為望

寄羅念菴第二書

北来過京口曾有小啓煩何主政寄上爾時謂文石當
亦不遠旬月而久至都下寂無所聞僕日夕以為念顧
是區區者不能為人始終即他日何以受知己者之重
托乎近得老父書乃知猶未竣工良媿良媿夫冬以寒

辭夏以暑辭想世之名一藝者偃蹇固如是哉清秋伏審道履康謐讀書觀稼想於時事絶不經耳目僕亦能羡老叔之樂而不能從也仙凡之隔豈必於物外求之洞山兄明年得来此否幸一示知以副鄙懷僕自入都不能數日不藥大抵即往年所病一涉塵勞遂復文作每自計非肉食人而復勉强牽戀殊可自笑也適會曾司㕔先生云有貴鄉人入境之便草草附此抱恙不盡所欲言惟亮之

寄袁芳洲書

屢拜手札兼惠鹿角後至者尤佳因行促不及製已托之舍弟矣飧和含嘉皆飫執事之德也感佩何極僕數年家居頗於静中得趣一涉塵途便覺不堪兼存亡聚散種種興懷雖復時念執事之教欲一切割棄然學道未至終難脫然又不能得如執事者相與朝夕汝之往日竹林之約自謂丙午可以必償而俗緣多累竟作子虚今來回視金陵已若十洲三島之外而執事亦遂如

洪厓子晉不可扳矣

與艾居麓書

弟雅辱教愛然不奉起居者已數年於茲蓋緣多病之人兼以懶性習成遂闕敬於故人耳弟自甲辰得賜告家居昨春因覔醫因一至杭以游客不可以妨清政竟不敢與執事相聞倘徉湖山閒半月而返緬懷道雅日夕馳情茲因賤恙稍平勉復来此偶瞰鄉親吴忞者來為貴屬下深澤縣丞附候

與懋及弟書二通

科場文字要氣充辭暢平正豐潤須於六七月間作得百篇則自下筆有助然辭之繁簡亦要得中切忌支離澀滯論表須胸中先立間架然後措辭亦不可落塵腐套子策場偶記舊料亦要轉換恐至雷同耳大抵所當甚留意者全在經書義與論表策乃其次也最不可失先後緩急之序吾前兩科正坐此弊然此亦姑就場屋中事論之至大功業固自有在也勉之勉之

得書乃又聞我小姪不幸知以痧瘹故也執書惟省豈吾父子福過災生又自念入仕以來凡瘠人肥家利己妨物如仕宦家故態惟恐分毫似之良欲稍自樹為子孫地耳吾父母年已五十以上而僅一男孫懼無以共承膝下之歡今復失之矣天乎何至此極也然正己以安命養身以俟時天亦久之自定吾平日與吾弟每不汲汲望以決科進取而惟以德義相規誨正以名利為浮榮而身心為實地富貴有去來而子孫須善遺耳吾

弟幸爲後圖毋過自苦然吾前亡女意甚痛傷俗所謂土梗勸木梗也歸計待考滿後恐礙叔叔會試須預圖之耳荇洲身後孤寡可哀責在吾弟即此是學也前讓去田既無利他人之産亦聽其所之而已

附荆翁書一通

舅氏荆川書示王甥吾生平最難開口不是人央得動的亦不是爲親戚做人情的若令祖令尊兩世有一不是清苦爲善的我不好開口汝家房子不遭倭子燒残

奔波苦楚我不好開口不遇梅林公高誼我亦不好開口有此三事輳合所以我公道說了不是為親戚也每思令祖令尊兩世小心謹慎毫髮不曾倚官趂錢毫髮不曾使勢害人江陰巷內老佛之語至今鄉評尚在非親戚之私言也若身沒後便與他人家一般毫髮不蒙優恤則善人無以勸矣但梅林公高誼所謂生死見交情者非今世之所有誠當於古人中求之㘴可益自感激不特努力讀書求進尤當立志做人自少須曉得義

利是非之辨尋向上去以無墜祖父一脉可繼之志亦所以成梅林公扶植之盛心也勉之勉之毋怠毋怠

疏

明職守疏

臣某謹奏為明職守嚴紀述以勵庶官以憲萬世事臣聞古之人君必設左右史以紀言動故曰君舉必書雖春秋列國之微亦復不廢斯職其義重矣自漢而下代有其官孔明治蜀不立史則君子以為譏謂其失所先

務也我太祖開創之初即立國史院而設以起居注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自後國史院起居注之官不設而以史官并附之翰林院雖官制沿革前後稍殊其欲以史事責之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則固祖宗之意也臣讀大明會典所載朝儀記事官居文官第一班之後稍上夫史官秩高者不過六品而使躋居第一班之後稍上豈固以寵之哉欲其便於視聽而言動有紀也夫因事設官故官不濫因名求實故實不悖人臣之職不過官守

言責兩端而已今之給事中御史有言責者也內而府部寺監外而藩臬郡邑有司之吏則皆有官守者也府部寺監藩臬郡邑有司之吏不守其官給事中御史不盡其言法得而糾之而黜罰之今史官之於史乃獨無所事事而又得以逭其失官之罪者其初本具名而無實有官而不屬之以事非如户之錢穀刑之獄訟各有司存云耳夫漢之時郡國上計先上太史故司馬氏父子得有所纂敘以成一代之典今臣等備員史局餘年

矣自朝叅之外輒散歸私第問以史事且茫然不知所答遂使神聖之謨烈閎而弗章賢士大夫之業湮没無紀國家諸所興為皆訛闕雜亂於簿書奏復之繁而不知所考信則夫居是官者尚安得晏然歲會廩禄之入日受大官之供而不以為媿且畏哉臣愚欲乞陛下叅酌古今所以立史之義國家所以設官之制而振其隳廢偷惰之習使臣等皆有所自効以無負於陛下所以簡畀之意夫左順門乃章奏出入之地史館在焉臣愚

欲請史臣二人給以筆札兼之書人凡章疏之下諸司一一繕録每月終封識而以藏之内閣其有所遺誤輙以罪該日執簡之吏庶乎職守不廢而臣等少逭曠官之譏紀述明備而國家有以立一代之大典矣臣眛死以聞

定貢法疏

謹奏為定貢法以振士習以光聖治事竊惟國家用人其途雖廣然出於科貢者常什之八九科試以拔才儁

歲貢以恤困滯祖宗立法至詳且善矣然法久而玩寖失初意臣忝備史職每遇考試歲貢生得與閱卷往往見其空疎腐俗辭氣索然雖考列上等者亦僅舍短取長殊未有明博純雅之文可上塵聖覽者也此等即與附選則今日各有師儒之任如仍入監則他日各有民社之寄夫衰白之士久躓場屋其英姿銳氣磨礲都盡日暮途遠志無所希而欲寄以民社任之師儒其不倒行而逆施者鮮矣況今名儒碩輔莫不起身庠校而使

此輩為之模範且承順唯諾若子弟之事父兄能無汗顏而内愧矣乎往者選貢之法行天下應貢之士一時號為得人然衰白困躓者莫不飲泣咨嗟自傷以數十年積累之艱而終於槁項黄馘無復一命之望臣時又聞提學官畏避罪譴或不拘廪增拔以充貢此又非祖宗之意矣夫才雋之士豈不能自奮於科第而復使與困滯者競驅於途則胡不盡舉而廢之而獨行科試之制其不然明矣陛下推仁盡下使一如舊章而又行補

貢之令使困滯者咸得以自紓海內無向隅之泣德至厚也臣愚以為科貢之途固宜並進而天下學校所以序為先後以充貢者其法恐未為盡得也何則今之所謂廩膳生員者定於提學官之一考而已既與食糧之次則他日充貢一以為先後其十餘年之間凡遇考試文理非甚庸繆輙免於停降罷黜苟不至於停降罷黜則遂私相慶以為幸而進取之心日消靡矣此應貢者所以多庸才而年少敏特者不能無扼腕仄目於後也

竊惟國家建學育材著爲定式每府學廩生四十名州三十縣二十至於一與食糧之次則他日必以充貢恐非立法之初意也士有志者常少無志者常多彼其所成就自謂可以無咎無譽以苟延歲月而僥一命之榮猶欲其激發奮勵以從事於學問不亦難乎臣愚欲稍更定其法使廩膳有一定之額而無一定之人貢者雖以年資爲後先而實以才否爲遲速勅行天下提學官俱以嘉靖二十二年爲始嚴加考試各學生員每府以

四十人為優等不拘廪增附皆得與食糧之數州則三十縣二十其數既定中間雖有中式丁憂事故等項不復替補存其糧於所在以給諸生之貧而無告者焉至次年再考亦如之以至於三考四考五六考亦如之其有初考與四十人之列而再考居下則不復與之糧再考居下而三考復與四十人之列則其糧又復與之其每考居四十人之列者則常食其糧不待言矣予奪一程其能故不才者無憾於失選補不泥於格故才者益

勵其業考案一定無復頂補申請之煩而學之官吏亦不得挾此以媒利矣然偏方狹境生員之食廩者未必一如原定之額或不及數或半之甚者不及其半則又當何如夫食糧實補之數各學俱有定籍今須一以嘉靖二十年為準府學生實補之數原三十人者今止以三十人為優等二十五人者亦止以二十五人為優等至於州縣俱可類推矣至於應貢之日則提學官不必再試但計其食糧歲月多者即行起送赴京或食糧歲

月多寡同者不拘二人或四五人府州縣通行送提學官再試擇其更優者一人充之夫既以食糧歲月多者為貢則必每考皆優等之士貢者既皆每考優等之士則豈復有庸才得厠其間以玷國家爵命之榮如今日者哉或者以為此法未可即行臣請先以食粮之法行之目前起貢者姑循其舊限以五六年後僐食粮者稍稍起貢然後行此亦自有漸而民不驚矣如蒙俞允乞勑該部詳議可否或中間未盡事宜一併斟酌具奏賜

之施行庶使才雋之士進有所奮而無逡巡歳月之念退得所師而無汗顔模範之人其於陛下聖明之治或可少裨萬一天下幸甚臣亦不勝幸甚原係定貢法以振士習以光聖治事理未敢擅便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省親疏

謹奏為懇乞天恩給假省親事臣伏覩大明會典内一欵兩京文職有離家六年之久給假省親者查無違礙許其歸省蓋惟我國家以孝治天下故為是著令所以

體羣臣而憫其私也臣原籍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臣父表由進士歷南京禮部客主司署郎中事主事臣以嘉靖十三年叨中應天府鄉試臣父適以本部祠祭司主事在任臣即於是年九月間辭臣父母領文前赴禮部嘉靖十四年會試蒙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至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臣父具本奏乞放回原籍養病因寓臣書備言所患臣時念父深切即欲乞歸省侍但猥叨皇上作養之恩未能少效尺寸未敢言私十六

年正月又蒙聖恩授以今職十八年十二月歷俸一考給由外今年五月十一日臣父復以久病未痊奏乞再容原籍調理令義男王泰抱賫因以原稿付臣臣讀之倍增憂恐日夜不寧兼舊患怔忡暫止復發寢食俱廢是以敢援前例昧死陳情伏望勅下吏部查照近年翰林院侍讀等官華察事例容臣回籍省親倘臣父幸得痊安筋力未衰臣父子自當依限前來供職誓竭犬馬以少報聖恩於萬一臣不勝戰慄懇切祈望之至

告養病第一疏

謹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除授今職竊祿十年慙無寸補緣臣體質孱弱素多疾疢本年二月初偶感風邪發嗽不已加以痰火上升中氣鬱塞伏枕逾時藥餌寡效延至六月十七日忽得家書且妻唐氏於五月二十一日在原籍病故臣於病中驚聞此變痰火轉盛怔忡不寧且臣父

母衰年垂白知臣久疾未愈時切憂思近因臣妻之變悲勞百端臣心日夕懸念又臣妻遺下一子兩女皆在提孩煢煢靡恃伏望皇上憫臣疾患沉綿情極哀迫勅下吏部查照近年翰林院檢討王維楨等事例容臣暫回原籍調理庶得少延殘喘倘螻蟻微軀未即顛隕自當奔走供職誓竭犬馬以仰酬皇上天地再造之恩臣不勝惶懼哀懇之至為此具本令義男王紹抱齎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疏

謹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除授今職緣臣南方下士水土未諳自竊禄以来積乘攝養且體質孱弱疾患易侵本年六月間偶因衝冒暑雨饑飽非時致傷中氣而過以虛陰之藥投之實陽遂使邪火上攻咳嗽頓作痰涎升壅日夜靡寧伏枕經時漸就羸瘠詢之醫家咸言病在肺胃受

傷已深非旦夕可療況臣父母俱在衰齡家復多難臣恐其聞而憂念每書問訊但以無恙報之然疾痛則思父母人子之情此又臣之所以反覆於懷不能自解而日益以病者也伏望皇上憫臣疾患沉綿私情鬱結勅下吏部查照近年翰林院編修駱文盛等事例容臣暫回原籍調理倘螻蟻微軀未即顛隕自當奔走供職誓竭犬馬以仰酬皇上天地再造之恩臣不勝惶懼哀懇祈望之至為此具本令義男王紹抱齎謹具奏聞

第三疏

謹奏為病勢危急再乞天恩早令回籍調理以全生命事本年閏九月初八日該臣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惟臣之病蓋在肺胃之間醫從肺胃間攻數不售效是病於藥無賴也初臣嬰疾時念二親垂白懼令有聞然獨旅沉綿骨肉背離苦思一歸就父母側臣之為懷又如此乃今伏在枕褥涉歷數月節序漸深疾憂漸

加驅之無術去又不獲去冬永夜目不交睫咳嗽連十數發未已神虛魂搖卧視床屋若水波上下臣形質本羸又積痾相纏遂至骨立食兼日不盡一器鄉里朋識憐而訊之者見輒惻惻臣之命已危若累碁幸即得去就父母訪醫藥況憂既釋更事調理臣之病庶可已也若延而未去恐二監守膏肓竟為臣難臣之病未可已也伏望皇上憫臣病勢危急病懷痛切勑下吏部查照前奏翰林院編修駱文盛等事例早令回還倘枯株再

榮羅雀復舊即皇上天地再生之德也臣不勝惶懼哀懇之至為此具本令義男王紿抱齋謹具奏聞

碑

擬奉勑撰新建歴代帝王廟碑

臣惟功德立而後可以享百世之祀明聖備而後可以定百世之禮故祀無非族所以明典也禮不虛行所以詔則也大哉祀乎禮之所尊也義之所起也而百王之所崇也非天下之至明聖其孰能與於此夫天下之生

久矣遐覩厥初其異於禽獸者無幾也不惟不異於禽獸而且無以勝其爪牙角毒之烈也汎濫懷襄民之不為魚者亦無幾也乃今得以安居暇食優游焉終其天年而不夭傷而為之上者亦得升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其誰歟致此也故自羲農黄帝肇其治金天高辛高陽擴其化而堯舜禹湯武王協其成其功德胡可勝紀也繼是則存亡治亂相尋於無窮而斯民之禍兹益酷矣則夫高祖光武之於漢太宗之於唐太祖之於宋世

祖之於元雖未可以方古帝王而其克亂除禍濟世安民抑亦不可謂其功德之淺淺已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與夫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皆在祀典此聖王所以制祀之法也故自伏羲而下廟而俎豆之其禮宜矣然自漢以來雖代不廢祀而廟於京師而合祀之則昉於唐之天寶宋亦因之我太祖立廟於雞鳴山之陽所祀帝王自伏羲至元世祖其位凡十有六而配享者風后而下三十七人左右

列之法乎古也然自文皇帝於兹定鼎則若郊社若宗廟既皆為之改建矣而帝王廟祀尚循金陵之舊恐未足以明彝典稱秩祀之意我皇上方以憲天之道稽古之學一新制作於凡類禋望秩之典靡不究定禮備樂和品式焕如矣乃卜地於京師阜城門之隙草圖鳩工而始作廟焉凡壖垣門廡堂寢庭戺與夫庖庫井舍之微莫不緝繕翼然燦然儉而弗陋華而弗逾葢誠足以妥神靈而昭崇報矣夫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聖者述作之謂我皇上修太祖之秩祀述也廟於京師作也協諸義而協可以垂遠之其所祭之可以不淫所謂明且聖者兹其在乎廟成當紀其事於麗牲之碑臣愚適奉成命因拜手稽首而謹書之

箴

克己箴

天生烝民惟形與性物感無窮人化斯順往聖克念乃達諸天危微之幾舜禹是傳孰無人心理順則德孰無

道心欲勝則賊心亦靡二理欲爭之紛紜萬感憧憧百
思已自我生亦自我克君子制之若臨大敵我志惟一
鼓之而靡我力果毅降旗奔師凈彼氛垢湛吾虛明解
心之梏復性之恒口無過言身罔擇行視遠惟明聰德
以聽視聽言動非禮勿為昔者顏子嘗從事於斯厥功
已至不貳不遷回也好學夫子稱焉彼為大賢而猶若
是顧茲何人忘其有事曰明以察曰健以決希顏亦顏
敢告來哲

大司馬箴

書贊徂征易稱師師赫赫九伐姦宄以威古云佳兵其器不祥正人乃興亂是用亡穆征犬戎祭父納諫懼德弗耀而勤民於遠秦任三帥覆師於殽違彼良士而勇夫是謀先王有道守在四夷漢失厥策翦我羣黎兵不可去武不可黷皇皇六師辟之荆棘如火自焚無或弗戢禁臣司兵敢告執戟

光禄箴

惟聖饗帝惟辟玉食迺烹迺饔既時既飭以共粢牲以

眂珍物無曰不㑹冢宰是職在昔聖王飯簋啜鉶不以

天下奉予一人周文卽功慼焉朝昃池酒林肉殷商用

滅駢脇曼膚國乃多瘠孟子蓋惡夫庖有肥肉而民饑

色祿臣司膳敢告執滌

太史箴

茫茫古今上下曷稽爰惟太史簡策是司彤管煌煌左

言右事善人以勸淫人以懼佚旦同心成罔邪德董狐

之書是稱良直南史侃侃齊不失賊夫子修春秋而萬世允則惟昔聖王業業小心出入起居迺罔不欽匆以深宮匆以大庭書而不法我無以示我後人史臣司牘敢告執典

鴻臚箴

穆穆聖王垂裳而治聽政修令軌儀昭物則百辟卿士是寅是祇會朝既盈蹌蹌濟濟各有攸職雞鳴以俟昔在周王惕夜未央視彼庭燎晰晰其光一日二日無或

爽厥常亦有淫辟俾晝作夜蔑彼典則而以自逸暇百工是師用隳理於天下臚臣司儀敢告在陛

太常箴

明明天子允秩三禮迺立奉常鬼神是主無怠於守無淫於祀統和天人禔福備至其惟德馨罔以稷黍聖禹致孝衣惡食菲殷人尚鬼俗以僿弊齊景矯誣歸過祝史楚稱先王不越望以祭於乎興國聽民亡國聽神時謂不淫惟齋明中正以徼上帝之歆常臣司禮敢告執

遵

廷尉箴

民之有情弗劃於欲期于無刑乃利用獄虞周競競或易一夫惟欽惟中懼濫法于非辜其在叔世三辟乃興民弗見德錐刀是爭周圄以空秦血流離夫豈不威二世而夷平仲一言齊踊不鬻漢文弛刑白骨乃肉天矜于民其德好生弗克若天儀鑒于秦尉臣司獄敢告閽人

司空箴

惟王建國迺立司空以分六職以揔百工程力順時是經是營罔曰有民覲于定中罔曰有財間於農功昔在堯禹土炎卑宮降於癸辛侈窮九重瑤臺瓊室迺貿厥宗𤸬祈弱晉章華敝楚阿房未成咸陽以火崇高雕鏤億兆攸詛先民有言松栢瘠土以皃則神勞以人則民苦未央壯麗漢高斯怒土臣司空敢告在户

銘

求放心齋銘并序

今夫人之有心可以宰萬物攝羣動參乎天地而立人極此其為體甚微為用甚大而其妙則有甚不可測者故或跬步之頃出入異域一腔之内存亡異時倏而往忽而来其身猶在此而飛揚馳騖茫焉不知幾千里之遠蓋其放之甚易而約之實難固未有不待操而存舍之而不忘者也古之聖賢其心雖未嘗不存然而日兢兢焉所以約之而不使其或放者猶自力也是故有危

微以為之辨焉有禮以為之制焉有敬怠義欲以為之戒焉有格物致知誠意以為之次焉夫是以志定而不移或夕而惕若或昧爽而丕顯或屋漏而不愧或盤盂几席觴豆而有銘有戒夫是以功密而不弛志定故思慮往來不能移功密故造次顛沛必於是蓋聖賢所以能常存其心而不放以宰萬物攝羣動參天地而立人極者良有在耳然自中人以下顧縱焉而不知檢此聖人之所以益聖愚人之所以益愚而孟軻氏之所深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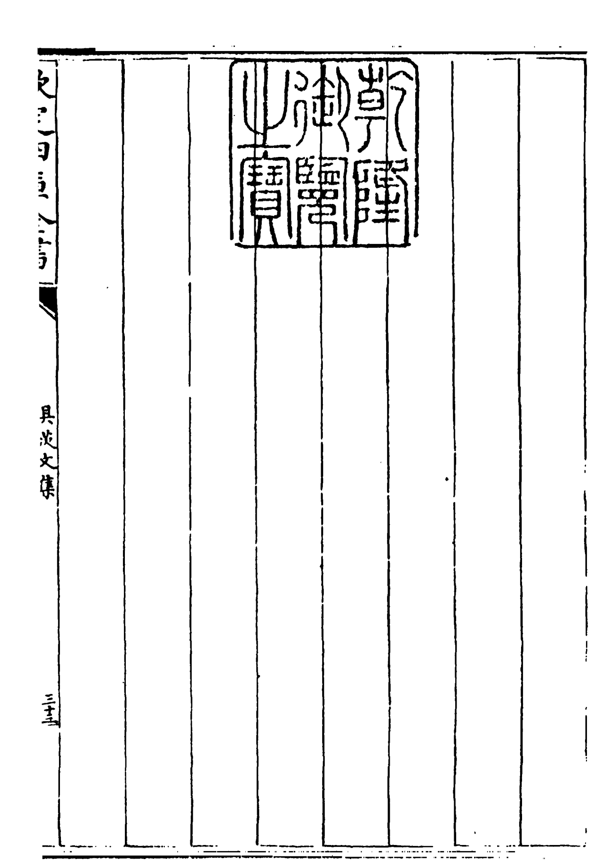
也夫夫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而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心弗若雞犬哉弗思甚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其將以覺天下之迷而示之要乎愚讀其書至此未嘗不為之惕然省惴然懼也因即所居之齋而顏之曰求放心以儆古韋弦之義云銘曰惟皇降衷乃鈞是人胡聖而賢胡為獸禽匪人則異而異者心是惟方寸至神且靈時出時入誰與將迎出或千里匪形可尋其反而入泰然吾身存亡之間天壤攸分惟古君子

其中惺惺晝為宵得息養瞬存孰謂一念時罔弗欽孰謂造次時罔弗矜存存不息湛然虛明如卒有帥如民有君百為萬感動應乎貞乃知吾心厥係匪輕乃知聖賢亦非性生舍之則否操之斯成欲克由聖永鑒斯銘

進齋銘

易稱忠信所以進德乾乾之誠自朝中昃惟自暴棄是為下愚與聖同類而歸則殊㬒沸百川淵渟澤滙其流不息乃放四海平陸覆土一簣未盈日往靡息丘山崇

成豈曰駑馬不如騏驥十駕不舍千里奚致邈彼秦越載陟其垂心則弗競道匪遠而謂予何人回實希舜仲尼蓋曰吾見其進而我希顔亦步亦趨誰謂今日非顔之徒予姻丈沈君謙退士也而以進名齋蓋有崇德之志焉頃以國子久次謁選天曹僅得南鴻臚署丞予益知其非嗜進者夫惟日不足吉凶同情為善為利其孳孳亦一而已予嘉君之志在此而不在彼也於其行書此銘遺之庶幾古人贈言之義并以為他日助


乾隆御覽之寶

具茨文集卷五